

聯合國



# 安全理事會

正式紀錄

第十八年

## 第一〇八二次會議

一九六三年十二月十日

紐約

### 目次

	頁次
臨時議程(S/Agenda/1082) .....	1
通過議程 .....	1
一九六三年七月十一日阿爾及利亞、布隆提、喀麥隆、中非共和國、查德、剛果(布拉薩市)、剛果(雷堡市)、達荷美、衣索比亞、加彭、迦納、幾內亞、象牙海岸、賴比瑞亞、利比亞、馬達加斯加、馬利、茅利塔尼亞、摩洛哥、尼日、奈及利亞、盧安達、塞內加爾、獅子山、索馬利亞、蘇丹、坦干伊喀、多哥、突尼西亞、烏干達、阿拉伯聯合共和國及上伏塔代表致安全理事會主席函(S/5347):	
(a) 秘書長依安全理事會一九六三年七月三十一日第一〇四九次會議所通過決議案提出之報告書(S/5448 and Add.1-3);	
(b) 一九六三年十一月十三日阿爾及利亞、布隆提、喀麥隆、中非共和國、剛果(布拉薩市)、剛果(雷堡市)、達荷美、衣索比亞、加彭、迦納、幾內亞、象牙海岸、賴比瑞亞、馬達加斯加、馬利、茅利塔尼亞、摩洛哥、尼日、奈及利亞、盧安達、塞內加爾、獅子山、索馬利亞、蘇丹、多哥、突尼西亞、烏干達、阿拉伯聯合共和國及上伏塔代表致安全理事會主席函(S/5460).....	1

## 凡 例

凡有關安全理事會之文件，均刊載在每三個月印行一次之正式紀錄補編內。

聯合國文件均以英文字母及數字編號。凡提及此種編號，即指聯合國之某一文件而言。

# 第一千零八十二次會議

一九六三年十二月十日星期二午後三時在紐約舉行

主席：Mr. Charles W. YOST  
(美利堅合衆國)

出席者：下列各國代表：巴西、中國、法蘭西、迦納、摩洛哥、挪威、菲律賓、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大不列顛及北愛爾蘭聯合王國、美利堅合衆國、委內瑞拉。

## 臨時議程 (S/Agenda/1082)

一. 通過議程。

二. 一九六三年七月十一日阿爾及利亞、布隆提、喀麥隆、中非共和國、查德、剛果(布拉薩市)、剛果(雷堡市)、達荷美、衣索比亞、加彭、迦納、幾內亞、象牙海岸、賴比瑞亞、利比亞、馬達加斯加、馬利、茅利塔尼亞、摩洛哥、尼日、奈及利亞、盧安達、塞內加爾、獅子山、索馬利亞、蘇丹、坦干伊喀、多哥、突尼西亞、烏干達、阿拉伯聯合共和國及上伏塔代表致安全理事會主席函 (S/5347)：

(a) 秘書長依安全理事會一九六三年七月三十一日第一〇四九次會議所通過決議案提出之報告書 (S/5448 and Add.1-3)；

(b) 一九六三年十一月十三日阿爾及利亞、布隆提、喀麥隆、中非共和國、剛果(布拉薩市)、剛果(雷堡市)、達荷美、衣索比亞、加彭、迦納、幾內亞、象牙海岸、賴比瑞亞、馬達加斯加、馬利、茅利塔尼亞、摩洛哥、尼日、奈及利亞、盧安達、塞內加爾、獅子山、索馬利亞、蘇丹、多哥、突尼西亞；烏干達、阿拉伯聯合共和國及上伏塔致安全理事會主席函 (S/5460)。

## 通過議程

議程通過。

一九六三年七月十一日阿爾及利亞、布隆提、喀麥隆、中非共和國、查德、剛果(布拉薩市)、剛果(雷堡市)、達荷美、衣索

比亞、加彭、迦納、幾內亞、象牙海岸、賴比瑞亞、利比亞、馬達加斯加、馬利、茅利塔尼亞、摩洛哥、尼日、奈及利亞、盧安達、塞內加爾、獅子山、索馬利亞、蘇丹、坦干伊喀、多哥、突尼西亞、烏干達、阿拉伯聯合共和國及上伏塔代表致安全理事會主席函 (S/5347)：

(a) 秘書長依安全理事會一九六三年七月三十一日第一〇四九次會議所通過決議案提出之報告書 (S/5448 and Add.1-3)；

(b) 一九六三年十一月十三日阿爾及利亞、布隆提、喀麥隆、中非共和國、剛果(布拉薩市)、剛果(雷堡市)、達荷美、衣索比亞、加彭、迦納、幾內亞、象牙海岸、賴比瑞亞、馬達加斯加、馬利、茅利塔尼亞、摩洛哥、尼日、奈及利亞、盧安達、塞內加爾、獅子山、索馬利亞、蘇丹、多哥、突尼西亞、烏干達、阿拉伯聯合共和國及上伏塔代表致安全理事會主席函 (S/5460)。

一. 主席：依照理事會過去所作決定，本席此刻邀請馬達加斯加、突尼西亞、葡萄牙、賴比瑞亞及獅子山代表就理事會議席。

經主席邀請，Mr. Albert Sylla (馬達加斯加)、Mr. Mongi Slim (突尼西亞)、Mr. Franco Nogueira (葡萄牙)、Mr. Rudolph Grimes (賴比瑞亞)及Mr. John Karefa-Smart (獅子山) 就理事會議席。

二. Mr. BENHIMA(摩洛哥):理事會各位理事必定記得迦納、菲律賓及摩洛哥代表團會努力確保其於一九六三年七月三十一日向安全理事會提出之決議案:<sup>1</sup>儘可能真實反映葡管各領土之實際情勢;表示理事會盼望該項情勢能有必要之改變並再給葡萄牙一次表示其精誠合作的機會以免情勢惡化。

三. 決議案第七段給予秘書長——事實上也同樣給予葡萄牙——相當程度的行動自由,以期保證用最妥善的方法及手段實施決議案所載各項規定,這自然要大大依靠葡萄牙方面的合作精神。

四. 秘書長特派代表在里斯本所進行的會談似乎足以鼓勵人們起一個念頭,即葡萄牙外交部長允宜與非洲各國代表會晤以及或可採取處理這個問題的新途徑。

五. 葡萄牙在多次場合中表示它願意進行這樣一種會談,而非洲國家方面,在不妨礙其行動所一貫遵循的原則之下,也打算進行會商,這種會商無論如何總歸有澄清葡萄牙到處宣傳的新辦法究竟範圍怎樣的好處。

六. 非洲各國代表在同意對秘書長建議予以良好響應的時候,心目中抱有雙重目的:第一個是直接起源於理事會決議案的義務,該決議案第七段暗示會員國必須給予秘書長為達成其任務所需之協助;第二個則係由一個沒有成果的政治判斷所促成,事實上我們想要向葡萄牙表示,我們樂於和它共同走上任何可以促成其認真更變其政策的途徑。但是,我們對這種會談所以堅持提出實質或形式保留,其用意在於防止葡萄牙誤解這種會談的純屬試探性的價值並防止將可能的拒絕歸咎於葡萄牙常說的“非洲極端主義”。

七. 我想要追隨在我以前的非洲各國外交部長以及迦納代表之後嘉許秘書長所作的主動並歡迎會談在秘書長指導之下進行的情形。

八. 葡萄牙外交部長用盡了他的一切個人的品質以及外交家的技巧來使我們之間意見的極度分歧,不至於以任何形式影響那幾次會議中所表現的禮讓與互尊的精神。

九. 想到他有新的建議向我們提出,我們就讓他先說明他自己政府的立場,在這方面,他圍繞着三項要

<sup>1</sup> 安全理事會正式紀錄,一九六三年七月、八月及九月份補編,文件 S/5380。

旨發揮議論:海外領土的生活情況;對和平的威脅;以及葡萄牙政策的性質與要點。

一〇. 不管我們對有關領土人民物質生活條件所可能有的關心,也不管爲了企圖駁斥對和平有威脅存在的說法而作出的詭辯,很自然地非洲各國代表團基本關切之事仍然在於確定葡萄牙的政策以及構成其未來意圖的新概念。

一一. 分析一下與殖民地人民生活條件有關的統計數字以後,就無法隱瞞或磨滅殖民生活的一個基本方面——土著人民的利益臣服於母國及其國民的利益之下。當葡萄牙外交部長告訴葡萄牙報界說非洲各國代表團對他聲明中的頭兩點無動於衷的時候他就是在表示葡萄牙的政策是依它自己的優先次序來劃分問題的類別的,依照它的分類,在它管理下各領土的政治發展屈居於最不重要的地位。

一二. 在和葡萄牙代表進行會談的時候,我們已經明白確定了我們的用意。我們想要在他同意之下劃定一項途徑如果遵循這個途徑,則可使慢性的危機狀態一變而爲較爲和緩的氣氛,這種氣氛可以促成新情勢的形成——雖然是逐漸形成的——從而提供使這些領土根據自決原則達成主權獨立的最好保證。

一三. 非洲各國並未自行確定該項原則。國際法的建築師把個人與集體自由的哲學概念的製成品變成一個法律政治的原則。聯合國憲章已把它納入其詞彙中,而它的涵義則從未受到疑問。如果那些須將此項原則適用於不同地點的人們由於其政治觀之分歧而顯示出某些適用方法上的差別,這種分歧絕不能影響它的重要性或在其表現過程最後階段的意義。非洲字典和葡萄牙文字典對這個原則的解釋不會存有任何衝突。秘書長辦公室中也不存有任何學理性質的誤解;可是不幸得很我們再度發現葡萄牙政策與聯合國政策之間存有基本分歧。

一四. 在一九六三年十一月二十日 Mr. Nogueira 於里斯本召開的新聞記者招待會上,葡萄牙代表竟然要以下列詞句表達他的異議(我所引證的是根據非正式的法文譯本而來,如果由於譯文未能正確符合葡萄牙文而提出任何反對意見,本人準備予以研討):

“我已經講得很清楚,對我們來說,‘自決’這個字眼的涵義是地方居民,經由行政行爲,表達其對國家與政府某一種形式及某一種結構之同意或依附。就非洲集團而言,惟一有效的自決必然是

依照該團體所決定的方式瓦解葡萄牙國家的結構。在此基礎上陳述的問題礙難予以討論，因為我們不能允許任何其他國家或任何國際機關來共同審查專屬我們管轄範圍的政治問題。”

一五．看到了葡萄牙外交部長所作的這種解釋之後，還用得着我們詳細敘述促使非洲代表團終止會談的理由嗎？這次會談本來應該可以達成一項導致自決的政策協議，可是不幸得很，一開始的時候，大家就對一個字眼發生嚴重的分歧，而那個字眼的意義本來應該可以成為葡萄牙和我們之間的了解因素。

一六．理事會本次會議無論怎樣都必須要召開，以便審查秘書長的報告書以及經由他的善意安排而得以舉行的會談的結果。當然，我們儘可以鑒悉該報告書了事，而不必採取任何進一步的行動。不幸，我們對審查該報告書所抱的關切態度竟使葡萄牙外交部長說出理事會的榮譽時代已經一去不復返的話來。這是不是說從今以後，安全理事會的聲譽應該要以它對各地人民的自由問題及對世界和平漠不關心的程度來加以衡量呢？或者是說要以理事會為了不使葡萄牙聲譽因執行與本組織憲章及其聲譽相牴觸的政策而遭合法譴責所表示的緘默程度來衡量呢？

一七．我相信卓越的葡萄牙外交部長並未故意拋棄已經成為他的第二天性的禮貌態度。而所有非洲各國代表團對他個人所懷抱的尊敬，使我們自然而然地產生一種想法，認為昨天下午他在開始發表聲明時故意講出來的那些話，其目的倒不如說在於使理事會不要採取一種也許相當難為情的謙遜精神；同樣地，葡萄牙外交部長以其頑固的僵硬態度企圖阻止非洲各國代表團覓致一項合理的解決辦法以避免葡萄牙蠻橫無理作風所引起的後果。

一八．在我以前發言的各位非洲代表全都解釋過，非洲各國代表團之所以與葡萄牙代表舉行那些會談，在於表達它們對一個姿態的賞識，如果這個姿態產生了比較令人滿意的結果，也許可以使得非洲終於有理由相信葡萄牙並無意步南非之後塵，它的若干統治者的圓滑手腕仍然能起影響作用，使得它的政策順利改變而不致走上悲慘的道路。

一九．葡萄牙外交部長在其長篇大論中指出來的兩點就是指斥我們缺乏了解，並責怪我們的極端主義。他千里迢迢從里斯本趕來告訴安全理事會說理事會舉行這些會議對領土居民非但沒有絲毫裨益，甚至反而

遲延莫桑比克、葡屬幾內亞及安哥拉人民的發展進度。他還來此告訴非洲人說——用他自己的話來說——他們目空一切地拒絕審查與這些領土自治無關的任何問題，其結果使得他們失去發言或責備葡萄牙的資格。在他的長篇大論的演詞中，我們絲毫也找不出任何痕迹，保證葡萄牙即使在採取一種孤立政策的時候亦擬遵循一條可為本組織所相信的路線。

二〇．向我們這些非洲人同時也是理事會理事的人所發出的批評不應該使我們採取無動於衷或極端主義的態度。我們的信念決不會使我們對各地人民自由以及世界自由的問題採取無動於衷的態度。我們的信念也決不會使我們採取極端主義的態度，因為我們既沒有軟弱到向極端主義屈服的程度，也沒有強硬到把它強加於他人的程度。我們將一本初衷，在尊重權利的條件下，繼續不斷籲請葡萄牙始終效忠於不僅屬於我們並且也是它在我們尚未受其益惠以前幫助擬訂的各項原則。但是在冥頑不靈、剛愎自用的面前，我們將繼續不斷地以坦白的友誼，並在拒絕接受任何妥協的情形下，告訴葡萄牙說這個問題依然存在，根本沒有解決。

二一．Mr. GRIMES (賴比瑞亞)：安全理事會主席及其他各理事讓我行使答辯權，我要向他們表示謝意。

二二．若干年前，當我還是一個小孩的時候，我曾經聽到一位佈道的牧師說——除其他事項外——撒但很會引證聖經的經文，但是他通常斷章取義以迎合自己的目的。昨天當我聆聽葡萄牙外交部長的演講時，使我回想起這一樁事，我所可以說的是：Mr. Nogueira 為了迎合他自己的目的而在其演詞中非常成功地斷章取義引經據典。

二三．我不打算詳細敘述葡萄牙外交部長企圖對安全理事會為覓致這個問題的解決——這才是它的真正任務——而從事的努力與工作予以污蔑輕視的狂妄舉措。理事會都知道葡萄牙外交部長這種路人皆知的企圖結果一敗塗地。

二四．現在讓我這樣說：Mr. Nogueira 和他的政府似乎還不以極度漠視及污蔑大會建議與安全理事會決議為滿足。它們現在膽大包天竟敢企圖嘲笑本組織，且已下定決心詬難本理事會成品國政府的權限與能力，還想要把決定何者構成本理事會之工作範圍以及理事會應於何時、如何、何地進行工作的權力交給葡

萄牙——祇交給葡萄牙一個國家。我固然知道 Nogueira 外長不一定信服他自己的言論，但它却提供了額外的證據——如果有此必要的話——以證實我前此所說的話。那就是說人人都錯，唯有葡萄牙才對。

二五．我的突尼西亞同事昨天立刻回答了 Mr. Nogueira 認為他所提出的若干論點，我不打算重複他所說的話。但是我想要恢復若干論點的本來面目。

二六．葡萄牙政府於其八月二十九日函中向秘書長承認這是屬於安全理事會“特定職權範圍之內”的事，但該國外交部長竟然申斥安全理事會說它沒有這種權限，此事看起來殊堪玩味。難道這是另一件 Dr. Jekyll 與 Mr. Hyde 雙重人格的案例嗎？主席先生，這件事並不好玩，但它顯示正在和我們打交道的這個政府的精神狀態。它今天說一回事，明天就說另一回事了。

二七．我覺察葡萄牙外交部長並沒有駁斥我對“國家體系以內”一詞所作的解釋，至少這一次默認我是對的。他也沒有爭辯自決意義的歷史演變，因為他知道得很清楚，就像我已說過的那樣，比利時要把自決原則局限於會員國主權範圍內的自治自由的企圖，及法蘭西關於附屬人民的利益最好經由以某種形式與宗主國形成一種聯邦政治制度的發展來予以滿足的說法，都被一九四五年金山會議的壓倒多數所拒絕了。但這正是葡萄牙政府今天所要強詞狡辯的命題。難道葡萄牙外交部長相信，由於他的大力宣揚這樣一個概念——就好像他是一個神諭一樣——這個概念今天就會更容易被人接受嗎？

二八．不管 Mr. Nogueira 說了些什麼，我們將繼續複述憲章所有各條款的真確解釋，特別是適用於葡管各領土的第一條第二項及第七十三條。我們準備駁斥 Mr. Nogueira 的獨斷無理的論據，即這些原則於一九五五年所包含的意義與一九四五年的意義大不相同，也不同於它們今日的涵義。我必須重複一遍：“...如果想要認為所有其他管理國都是錯的，祇有葡萄牙才是對的，那實在可笑而近乎荒唐”〔第一〇七九次會議，第二十七段〕。

二九．現在談一談葡萄牙外交部長提到的那幾次會談，在此我想要聲明，他確實提出了依據他的意願會談所應進行的程序；但他也承認自決問題是一個極端火急的問題。

三〇．與 Mr. Nogueira 所說的恰巧相反，非洲各國並沒有拒絕討論和平與安全問題以及教育與社會發展，不過它們想要首先討論自決問題，然後才談一九六三年七月三十一日決議案的條款。

三一．爲了再度說明葡萄牙外交部長對事實的“極度尊重”，我想要援引秘書長會談紀錄的若干有關片段：

“非洲各國並沒有否認在這些領土內所發生的若干進展。葡萄牙來到非洲已達五百年之久，沒有人能說他們無所事事，一無建樹。葡屬各領土內的教育與經濟發展都是意料中事，並且也是現今時代的必然產物，但是，最重要的問題還是自決問題，這是一個政治問題，凌駕一切經濟與社會發展問題之上。癥結在於葡萄牙是否準備履行其在聯合國憲章下所已接受的各項義務。”

三二．那時和現在一樣，Mr. Nogueira 企圖歪曲這一項聲明，所以祇好再唸給他聽。可是我們了解他提出一個與紀錄大不相同的情象的苦心。似是而非的真理是難於捉摸的，因此葡萄牙外交部長設法乞庇於此種半假真理。

三三．主席先生，在七月份會議的時候，我們已經闡述葡萄牙對其管轄下殖民領土所採的僵硬態度如何地擾亂了非洲的和平。葡萄牙外交部長辯護了他的立場，隨後安全理事會經過適當的考慮，通過了七月三十一日的決議案。我不打算再重述舊事，但要想解釋一下：給自決下一定義祇不過是消除使這個問題不得解決的若干障礙的一步而已。安全理事會有權就這個擾亂非洲和平的事項採取行動。

三四．在結束我這簡短聲明的时候，我要提請理事會注意七月三十一日決議案存在的事實，然後我想要請葡萄牙外交部長告訴理事會葡萄牙是否業已實施該決議案第五段 (a)、(b)、(c)、(d) 及 (e) 各分段的規定，因爲秘書長報告書還沒有提到這一件事。

三五．主席：我手中名單上下一位發言人是獅子山外交部長，本席現在請他發言。

三六．Mr. KAREFA-SMART(獅子山)：我請求再給我一次機會向理事會發言以便對葡萄牙外長演詞提出若干評議。但是我發現摩洛哥代表和我的同事賴比瑞亞外交部長已經如此精闢地表達了我要說的大部分，因此我決定不再複述這些議論，以便節省時間

使理事會可以立即進而討論因我們的案情理由充足令人折服它最後定會通過的那種決議案。

三七. 但是, 葡萄牙外交部長似乎相信祇需要指控非洲國家說它們曾經譏謗污蔑葡萄牙就可打贏官司。但是我深信安全理事會各位理事定能就我的同僚和我自己提出來的無可爭辯的事實, 作出他們自己的判斷。我們提出來的事實不但包括葡萄牙為鎮壓葡管各領土內任何民族主義表現而採取的殘暴措施, 並也論及各該領土目前所存在的真實情況以及關於葡萄牙獨裁政權的真相, 這個現已擴展到非洲大陸的政權甚至把所謂“諮商”非洲居民之事作為笑柄。

三八. Mr. Nogueira 既然沒有出席理事會的第一〇八〇次會議, 也許可以讓我問一下葡萄牙外交部長, 他是不是真正準備向理事會發表一項明確的聲明, 以便消除那些聽了他那極其冗長控訴的人們可能有的任何疑問, 他們也許不知道葡萄牙的自決概念是否包括給予非洲人民以選擇其政治前途的一切自由, 不排除任何可供抉擇的途徑。

三九. Mr. FEDORENKO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 安全理事會應一大羣非洲國家的請求, 現正審議葡萄牙非洲殖民地問題。

四〇. 這些非洲國家業已強調安全理事會審議保證實施一九六三年七月三十一日安全理事會決議案的進一步適當措施是如何地重要。

四一. 我國代表團不擬就葡萄牙非洲殖民地的目前情勢作詳細的分析。在今年夏季安全理事會會議中以及大會本屆會最近討論這個問題的過程中, 對這件事已經說得很多了。

四二. 安全理事會亦已聽取了賴比瑞亞、突尼西亞、馬達加斯加和獅子山外交部長以及迦納及摩洛哥代表所作聲明, 他們都強調必須立即准許現仍在葡萄牙殖民統治下的非洲人民獨立。

四三. 非洲大陸各國使節再度促請大家注意一個事實, 就是一九六三年五月在阿的斯阿貝巴舉行的非洲獨立國家高峯會議曾要求立即實施准許殖民地國家及民族獨立的那個歷史性宣言, 並要求毫無例外地停止給予所有這些殖民主義國家以可能用於鎮壓非洲民族解放運動的直接或間接支持或協助。

四四. 一個需要予以強調的事實就是, 誠如非洲各國代表所已指出的, 里斯本政府非但未遵行理事會

的決議, 相反地却變本加厲地加緊其對安哥拉、莫桑比克及所謂葡屬幾內亞人民的壓迫與恐怖行爲。顯而易見, 非洲葡屬各殖民地的緊張局勢以及葡萄牙當局企圖使用武裝部隊鎮壓非洲人民自由獨立意志的行動, 造成對國際和平嚴重威脅的情勢, 使安全理事會不能不採取積極有效的措施來對付葡萄牙殖民主義者。

四五. 大家都知道, 安全理事會在其一九六三年七月三十一日決議案中認為葡萄牙所稱葡萄牙管理下的各非洲領土乃其“海外”行省的說法純屬荒謬無稽, 並確認此種說法違反聯合國憲章原則以及大會及安全理事會之各項有關決議案。理事會隨即責成葡萄牙“立即承認”“在其管理下各領土人民達成自決與獨立之權利”並“在承認自決權利的基礎上, 與各領土國境內外政黨之授權代表”開始進行“談判, 以期依照決議案一五一四(十五)之規定將權力移交自由選出之政治機構及人民之代表”。

四六. 從秘書長向理事會遞送的報告書中可以看出, 里斯本政府拒絕遵行理事會的這個決議案。該政府一如既往繼續聲稱安哥拉、莫桑比克、葡屬幾內亞以及其他在其統治下的領土, 皆係葡萄牙本土之完整部分。它繼續聲稱, 安哥拉、莫桑比克及葡屬其他殖民屬地的居民不是非洲人而是葡萄牙人。這種荒謬絕倫的說法最近親由沙拉查先生予以重申, 他於一九六三年八月十二日作如下的談話:

“在國外正有人大聲疾呼, 高叫‘安哥拉獨立’, 但是, 安哥拉是葡萄牙建立的, 除了和葡萄牙凝為一體外, 並不單獨存在。唯一在該省生根的民族感是葡萄牙而非安哥拉的民族感。沒有安哥拉人; 祇有安哥拉葡萄牙人。”

沙拉查先生對莫桑比克及莫桑比克人也說了同樣的話, 因為他曾說過——我現在引證他說的話——“莫桑比克之成為莫桑比克祇是因為它是葡萄牙的”。

四七. 像這樣毫不含糊的聲明, 使人對於里斯本政府對安哥拉、莫桑比克、葡屬幾內亞以及其他葡管各領土所要遵循的政策不能再有絲毫的懷疑了。這種政策即剝奪各該國家人民的獨立與自主發展的權利。不錯, 爲了欺騙世界公眾輿論, 葡萄牙代表聲稱, 依照他們自己的看法, 葡萄牙並沒有否認其海外領土人民的自決權, 它甚至還採取了步驟——這是他要我們所相信的——以增加這些人民的政治權利, 其中步驟之一

是最近通過的新組織法，並在該法的基礎上定於一九六四年三月舉行自治政府地方機關的選舉。

四八．但是衆所周知，實際情形是在安哥拉、莫桑比克或葡屬幾內亞並無所謂“自治”的存在，除非等到葡萄牙殖民主義者捲舖蓋離開或被驅逐離境的時候，也不會有什麼自治之可言。這些國家正籠罩在血腥恐怖之下；土著居民被剝奪了所有的政治及其他權利；政治及工會組織及團體均遭取締。所謂新的組織法對那些在葡萄牙桎梏下痛苦呻吟的殖民地人民的情勢，絲毫也沒有任何改變。誠如大會第十八屆會討論葡屬殖民地問題時所已指出，此項法律並不保證各該殖民地人民的任何權利。該法律並沒有說明居民中的哪些階層享有投票權，也沒有說明誰有資格參加地方上的自治機構，其用意之所在豈非已昭然若揭？這使我們對一個事實深信不疑：即所有這些事務將繼續由殖民管理當局一手包辦。

四九．人人都知道，這種“葡萄牙式”的“自治”概念已被安哥拉、莫桑比克及葡屬幾內亞所有民族解放運動政黨的代表堅決拒絕了，我們都知道，這些代表曾出席大會第四委員會作證。此項概念也被參加與葡萄牙代表會談的非洲各國代表堅決拒絕了。這是易於了解的，因為葡萄牙的“概念”悍然違反聯合國憲章的原則及其精神與文字，並違反准許殖民地國家及民族獨立宣言的規定。毋庸贅言，該項概念也已被世界上全體愛好和平的人民拒絕了。

五〇．我們深信，真正自治的意思是立即准許殖民地人民完全的獨立及自由以便依據其自由表達之意志及意願締造其民族國家。形形色色的殖民主義政權及行政當局必須澈底予以廢除，俾使有關領土人民能夠決定他們自己的命運以及他們自己的政府形式。

五一．但是，我們都知道，所有這一切皆非葡萄牙殖民主義者所願接受者。實在說，葡萄牙外交部長在安全理事會裏的行為舉措以及他昨天發表演說大事攻擊理事會的事實，在在足以證明里斯本政權並無意於尊重非洲人民的意志或遵行安全理事會以及大會的各項決議案。

五二．沙拉查氏殖民主義政權的代表似乎已經忘記，他之所以被准許出席這個會議的理由，並不是讓他來教誨安全理事會理事們什麼是他們應該審議的問題。什麼是他們不得過問的問題。安全理事會不需要

殖民主義者的任何忠告，而後者切不可忘記他們是在什麼地方和他們來此的理由。

五三．里斯本政權的代表首先應該告訴我們，該國政府究已採取何種步驟以實施安全理事會一九六三年七月三十一日決議案，並向我們解釋，作為聯合國會員國之一的葡萄牙究竟憑什麼權利可以漠視聯合國一個主要機關的決議案。如果葡萄牙外交官的煽動性的演講以及他們藉對“自治”一詞矯詞強辯以欺騙世界各國的企圖終於得逞，俾沙拉查政權贏得時間來發展其對非洲葡屬各殖民地人民的軍事行動的話，那是無可容忍的。

五四．在這方面，我們不能不同意突尼西亞外交部長 Mr. Mongi Slim 在理事會十二月六日會議〔第一〇七九次會議〕所發表的宏論，他說葡萄牙政府現正試圖使世界公眾輿論不要去看事實的真相，事實的真相是葡萄牙政府繼續在其管理下的領土中進行典型的殖民主義鎮壓戰爭。

五五．沙拉查政權正在遣派日益增多的增援部隊以便撲滅揭竿而起，反抗葡萄牙壓迫者而從事正義鬪爭的非洲人民。根據報章報導，另一批二千名葡萄牙軍隊，在“需要恢復法律與秩序”的藉口下，已於今年八月被送往安哥拉。依照我們手頭的情報，該國的難民人數已增至四十萬人。

五六．大家也都知道，葡萄牙政權正在不斷加緊對葡屬幾內亞的轟炸。成千上萬的居民包括婦孺老人在內竟然被迫藏身於叢林深處以免凝固汽油彈的殺傷，殊令人憤懣不已。安全理事會怎麼能夠繼續對殖民主義者以刀槍炮火洗劫安哥拉及幾內亞而無動於衷呢？

五七．幾內亞代表，Mr. Diallo Seydou，曾於一九六三年十二月十九日說過：“沿着我國的邊界線上，正在進行一場慘無人道的戰爭。葡萄牙的師團到處殺人放火。我們的醫院裏擠滿了來自葡屬幾內亞的負傷同胞。”<sup>2</sup>

五八．葡萄牙戡亂鷹犬部隊所執行的“焦土”政策及集體大屠殺政策並不限於安哥拉及葡屬幾內亞兩領土境內而已。莫桑比克的土著居民亦正遭受殺光滅絕的厄運。這些都是人所皆知的事實，也是葡萄牙殖民主義者所不能掩飾的。

<sup>2</sup> 此段發言作於第四委員會第一四八六次會議中，該次會議正式紀錄僅以簡要紀錄印行。



五九。這裏引起了一個問題：衆所周知葡萄牙是歐洲最落後的國家之一，它甚至不能製造它自己的自行車，怎麼能够敢於漠視大會及安全理事會的決議案；並像它過去若干年以來那樣在安哥拉及葡屬幾內亞發動戰爭；並遂行滅絕莫桑比克土著居民以及在其殖民統治下輾轉呻吟的其他人民的罪惡政策呢？這個問題的答案根本已無秘密之可言。亞非各國代表以及請願人等曾經再三向聯合國各機關提供無數的事實與資料，足以證明在非洲從事戡亂騷擾行動的葡萄牙遠征軍計凡八萬名士兵係在北約組織主持下接受軍事訓練的。他們在那個組織裏接受以從事罪行爲目的的裝備、教育與訓練。

六〇。讓我重提一下非洲各國代表屢次促請我們注意的一個事實，就是西方國家正在向葡萄牙提供經濟與軍事協助並向它供應武器與軍火。像奈及利亞代表 Mr. Mongono 曾於一九六三年十一月十八日向大會第四委員會說：

“...用以轟炸安哥拉人民的凝固汽油彈大家都知道均係屬於北大西洋條約組織(北約組織)各西方國家所製造的。一向辯稱它們向葡萄牙供應的軍事裝備祇用於對外防禦的西方國家，應該參照這個情報來重新考慮其立場，實屬至要。”<sup>3</sup>

六一。應該指出，在這方面的確很難，有時簡直無法區別何者是用於“對外防禦”的武器，何者是可資用來從事鎮壓並進行殖民主義戰爭的裝備。那些企圖乞庇於一種站不住腳的遁辭，說他們向葡萄牙供應的武器是用來防禦外來攻擊的人們，都知道得很清楚，葡萄牙殖民主義者正在使用這些武器對付非洲人民。誠如賴比瑞亞外交部長 Mr. Grimes 於一九六三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告訴理事會的那樣：

“...供國內使用而出售的武器與供對外防禦而出售的武器之間的區別有時是很模糊的。供所謂‘對外防禦’而出售的武器常被用來進行地方鎮壓”〔第一〇七三次會議，第四十七段〕。

六二。我也想要引證坦干伊喀代表 Mr. Kundya 一九六三年十一月十八日在大會第四委員會所作的陳述。他說，除其他事項外，西方國家

“正在把一個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軍火庫供自封爲非洲西方文明與影響保護人的葡萄牙隨意

<sup>3</sup> 大會正式紀錄，第十八屆會，第四委員會，第一四八三次會議，第八段。

取用。此種援助不僅用來加緊葡屬各領土內的大屠殺，並且也時常用來對非洲獨立國家從事侵略行爲。”<sup>4</sup>

六三。在這方面大家也許記得安全理事會曾於一九六三年四月〔第一〇二七次至第一〇三三次會議〕審議塞內加爾由於葡萄牙飛機侵犯塞內加爾領空以及轟炸塞內加爾境內居民集聚地區而向葡萄牙當局提出的控訴。此外，最近證實葡萄牙飛機會故意侵犯坦干伊喀與幾內亞的邊界。葡萄牙當局所以膽敢對非洲國家從事挑釁性飛行的唯一理由是因爲他們知道他們得到他們主子的撐腰。顯而易見，沒有主子的撐腰，里斯本就不敢在非洲這個地區從事侵略行爲並擴大其軍事行動。

六四。當然，我們也不能忽視葡萄牙政府與南非政權及南羅德西亞 Mr. Field 種族主義政權之間締結了一個臭名昭彰的“非神聖同盟”的事實，這個同盟的目的是在團結一切反動的種族主義及法西斯主義力量來抗拒中南非洲各地的民族解放運動。這個事實使得非洲各獨立國家對世界這個地區的和平命運發生嚴重的驚恐與憂慮。

六五。安全理事會不能漠視由葡萄牙政權各種行動所引起的危險情勢。安全理事會身爲聯合國專負維持國際和平與安全主要責任的機關，義不容辭應終止葡萄牙殖民主義者的罪惡行爲。安全理事會的職責所在是採取堅決而有效的行動，以制止葡萄牙殖民主義者在安哥拉、莫桑比克與葡屬幾內亞所有的暴行，並終止其在安哥拉及葡屬幾內亞所發動的戰爭。它必須要求葡萄牙政府無條件遵守安全理事會一九六三年七月三十一日決議案，它也必須支持非洲獨立國家極峯會議關於無例外停止對葡萄牙政府提供直接或間接支持或協助並對葡萄牙採取經濟、政治及其他制裁的決定。

六六。蘇聯對正在審議中的問題的立場是衆所周知的。它一貫擁護給予現仍處於殖民統治下人民以自決權利的原則，並堅決主張立即普遍實施一九六〇年十二月十四日大會關於准許殖民地國家及民族獨立的宣言。

六七。蘇聯政府對一九六三年八月十九日秘書長所提詢問的覆文中強調，蘇聯經常不斷地要求：葡萄牙殖民主義者對其所屬殖民地境內土著居民所進行的殘

<sup>4</sup> 同上，第一四八四次會議，第二十九段。

暴鎮壓措施應予停止；葡萄牙用以進行殖民主義戰爭的武器或軍事裝備必須停止供應葡萄牙；並應立即准許葡管各領土人民獨立。

六八。蘇聯與葡萄牙並無外交、領事或經濟關係。毋庸贅言，蘇聯從來不會，現在也沒有以武器或軍事裝備供應葡萄牙政府；也從不會，現在也沒有給予葡萄牙任何其他可資用以對葡管各領土人民進行鎮壓措施的協助。

六九。讓我重提一下蘇聯政府首長赫魯曉夫先生會致阿的斯阿貝巴會議一文，內稱：

“我們完全同意極峯會議一致要求停止將可資用以鎮壓非洲解放運動的一切協助給予各殖民主義政府的主張。一如極峯會議各決議案所述者，殖民主義國家的盟友們誠然必須要作一抉擇。它們如欲維持對非洲人民的友誼，就不能支持那些壓迫非洲人民的國家。”

七〇。對於那些違反理事會強制性決議的罪犯國掌握着廣大權限與威力的安全理事會在里斯本政權的侵略政策面前，不能也切不可袖手旁觀，無所事事。必須強迫葡萄牙殖民主義者尊重其他人民享受自由、獨立及和平進展的權利。

七一。爲了節省時間，我願意放棄把我的陳述譯成英文及法文的連續傳譯。

七二。主席：我要向蘇聯代表致謝。如果安全理事會不反對的話，我們接受他放棄連續傳譯其陳述的請求。

七三。下一位發言人是馬達加斯加外交部長，本席現在請他發言。

七四。Mr. SYLLA (馬達加斯加)：今天提請理事會採取決定的葡管領土問題是循一九六三年十一月十三日大多數非國家簽署的一件來函[S/5460]之請，並鑒悉理事會一九六三年七月三十一日通過的決議案葡萄牙迄未表示願意實施的事實而予以提出的。

七五。昨天馬達加斯加代表團認爲葡萄牙外交部長也許要告訴這個崇高的機構，該國政府究將採取何種具體確實的步驟以履行其身爲聯合國會員國在——難道還用得着我說嗎——葡萄牙所甘心自願簽署的憲章下所負的義務。

七六。但是，使我們感到驚訝的是這位 Mr. Nogueira 閣下竟發表了本代表團認爲是一些似是而非

不着邊際的言論。他詭辯本理事會審議此項問題的職權，依他的說法，他並不相信這個問題威脅和平或安全；他拒絕非洲各國代表所說在安哥拉、莫桑比克及葡屬幾內亞壓制措施到處橫行的話。

七七。關於仍在葡萄牙管理下各地人民自決這個真正問題，Mr. Nogueira 則一語不發，既沒有作出建議也沒有提出任何新的解決辦法。他祇簡略地重申該國政府繼續採取他在秘書長面前向非洲各國代表所述之立場，他也提到一九六三年十月三十一日的秘書長報告書 [S/5448 and Add.1-3]，其中載列葡萄牙關於自決權利所具的概念以及葡萄牙擬在其各海外行省——這些行省是附屬於葡萄牙本土的——採行的一連串新立法、選舉、經濟及文化措施。這位葡萄牙代表自始至終隻字不提大會及安全理事會關於葡管領土問題所通過的各項決議案。他假裝不知道爲了和平的崇高利益以及爲仍然處於該國奴役下各地人民請命而向葡萄牙提出的各項建議。以葡萄牙代表本人而論，就好像葡萄牙已經片面地決定莫桑比克、安哥拉以及所謂葡屬幾內亞各地人民不再是非洲人而變成了葡萄牙人；葡萄牙獨掌立法大權以及懲罰那些膽敢違抗其認爲唯一有效秩序——即由葡萄牙建立的秩序——的人們的大權。依照他的意見，根本沒有發生什麼戰爭，因之也無所謂對和平或安全的威脅。

七八。在這種缺乏了解與缺乏善意的情況下，馬拉加西代表團不得不要對葡萄牙未能認識到它自己由於遵行古老陳舊殖民主義原則而造成的悲慘情勢，表示遺憾。葡萄牙外交部長的陳述決不足以給與非洲以其所要得到的保證。

七九。正當葡萄牙在其所屬各領土內與非洲愛國志士進行戰爭的時候，他怎麼能够相信——尤有進者，他怎麼能公開宣佈——說安全理事會沒有絲毫理由召開本次會議討論消除葡屬領土殖民主義的問題呢？說到這裏，我想要重提一下大會一九六二年十二月二十七日決議案一八一〇(十七)(此決議案重申其內有准許殖民地國家及民族獨立宣言的一九六〇年十二月十四日決議案一五一四(十五))，我現在引證其中前文與正文數段如下：

“大會...

“...

“對若干管理國家採取消極態度及故意拒絕與特設委員會合作，深表關切，

“重申信念：宣言實施之任何拖延乃係國際衝突之不斷根源，嚴重妨礙國際合作，且在世界許多地區造成危機險象與日俱增之情勢，可能危及國際和平安全，

“...

“鄭重覆述並重申決議案一五一四(十五)所載宣言及決議案一六五四(十六)揭櫫之目標原則，

“...

“促請所有管理國家立即採取步驟俾一切殖民地領土及民族得依宣言第五段之規定達致獨立，毋再遲延。”

八〇。我也想要引證一九六二年十二月十八日大會於審議了安哥拉的緊急情勢、葡管各領土問題特設委員會報告書以及安哥拉情勢小組委員會報告書以後所通過的決議案一八一九(十七)：

“堅決譴責葡萄牙殖民地當局對安哥拉人民所採大規模消滅安哥拉土著人民之行動及其他嚴厲壓制措施，

“對葡萄牙壓制安哥拉人民所採武裝行動...深感遺憾，

“鑒悉在安哥拉領土內一如其他葡萄牙殖民地，土著人民之所有基本權利與自由均遭剝奪...

“深信葡萄牙政府在安哥拉所從事之殖民地戰爭...[實乃]國際衝突與緊張情勢之根源，且為對世界和平及安全之嚴重威脅，

“譴責葡萄牙對安哥拉所從事之殖民戰爭，要求葡萄牙政府立予停止；

“促請葡萄牙政府立即：

“(a) 釋放一切政治犯；

“(b) 解除禁止政黨命令；

“(c) 從事廣泛政治、經濟及社會措施，務求建立自由選舉及具有代表性之政治機構，並依照關於准許殖民地國家及民族獨立宣言將權力移交安哥拉人民；”。

八一。葡萄牙對所有這些純粹出諸於保障和平並於消除殖民主義奴役之後維持各國人民合作的願望的建議究竟採取了何種反應呢？一無動靜。

八二。葡萄牙代表怎麼可以心平氣和地有片刻相信它之固執地拒絕實施聯合國憲章關於自決的原則從而剝奪了千百萬非洲人民選擇其未來前途的自由，它之固執地拒絕遵行載列准許殖民地國家及民族獨立宣言的大會決議案一五一四(十五)的文字與精神——讓我重複一遍，葡萄牙怎麼可以有片刻相信，所有這些情況加起來還不够構成召開安全理事會會議的理由？

八三。馬拉加西代表團準備承認葡萄牙之同意與有資格非洲人代表進行會談就是已經採取了第一個步驟。但是，本代表團的期望並不止此，因此對葡萄牙代表之不能認識或了解，非洲各國代表的善意，不能不表示失望與驚訝；非洲各國代表除了專心一致維護其他被壓迫非洲同胞爭取獨立與自由的神聖事業以外，不懷任何其他念頭。我們並不像他昨天所說的那樣懷有任何“神聖”的使命，而祇是執行一項維護正義的“人間”任務：就是消除殖民主義。

八四。難道葡萄牙外交部長真正相信非洲團結組織指派的四位外交部長接受邀請前往葡萄牙調查葡屬海外各領土的現有情況，審議與和平及安全有關的各項問題，最後並討論各項政治及經濟問題等等就可以使他們達成目的，准許安哥拉、莫桑比克及所謂葡屬幾內亞非洲人民達成自決及獨立嗎？

八五。我們所有在這裏的人都知道，即使葡萄牙政府決定要在整個葡萄牙國家範疇之內改善其行政組織、選舉制度、特別與教育有關的各項發展方案並改善其經濟，但對非洲人來說，這不過是“金飾的牢籠”，而他們真正想要得到的則是自由與獨立。

八六。馬拉加西政府期待葡萄牙方面會有較好的表現。我上次在大會發表陳述<sup>5</sup>時曾說本代表團並無意將消除殖民主義過程變成一條刻板的公式，也無意以同一方式處理所有各個案件。

八七。由於每一案件所可能引起的特殊技術問題，所以必須依其本身的情形來加以審查。馬拉加西代表團承認有需要讓殖民地人民為達成其自決與獨立作充分準備。此所以我們想要恭請葡萄牙代表發表一項聲明說該國政府擬確立一個時間表表示他們將一絲不苟真心誠意逐步實施大會決議案一五一四(十五)及一九六三年七月三十一日安全理事會決議案。但是葡

<sup>5</sup> 大會正式紀錄，第十七屆會，全體會議，第一一七二次，第一五段。

葡萄牙代表昨天所發表的冗長陳述中沒有提到任何一項具體建議。

八八. 鑒於這種語無倫次、缺乏了解的情形,現在這個崇高機構的成員們責無旁貸,應該參照他們手中掌握的資料以及非洲各國向他們提供的情報來作出一個決定。

八九. 馬拉加西代表團一如所有其他非洲各國代表團,願與一切遵守聯合國憲章所載各項基本原則並尊重人權的人民合作。本代表團不得不引以為憾的是葡萄牙代表迄今為止仍然誤解非洲人民強烈的情感,他竟然在昨天的陳述裏說每當非洲代表團提到和平及安全時,他們指的是非洲人的和平與非洲人的安全,從而影射他們對世界其餘部分的和平及安全絲毫不感興趣。這種說法是不正確的,因為他比任何人都知道得更清楚:非洲既無財力與武力,也無時間與意圖從事戰爭。窮兵黷武非其秉性且違反其信念。

九〇. 現在是同葡萄牙算帳的時候了。刻值全世界的良知都承認必須終止殖民主義的存在及與之並存的種族隔離與歧視的時候,刻值一連串的附屬領土已經或正在經由自決過程達成自由與獨立的時候,實難想像葡萄牙仍然憑藉完全過時的原則,拒絕順應歷史潮流向前邁進,悍然違反我們行動所依據的聯合國憲章內的各項規定。莫桑比克、安哥拉以及其他領土都不是葡萄牙的行省;它們是非洲人居住的領土,這些非洲人完全有發揮其非洲人格的正當合法權利。

九一. 現在已有一份決議草案 [S/5480] 提請安全理事會審議。這份草案是以不慍不火、極度謙遜的詞句草擬的。馬拉加西代表團本身無保留地支持該草案。我們不憚冒昧建議理事會予以一致通過,以便使它對整個世界發揮更強大的影響力,同時對葡萄牙構成一種振聳發聵的最後警告並鄭重籲請葡萄牙採取明智與現實的態度,因為在今天一九六三年度,再也沒有拒絕現仍處於葡萄牙附屬領土境內千百萬居民行使其最基本人權的可能了。

九二. **主席:**我向馬達加斯加代表致謝。今天下午發言人名單上已經沒有人要發言。若干代表團曾表示需要一些時間以便獲致關於剛才提出的決議草案的訓令並擬具它們對這個草案的評議。因此,如果沒有人反對的話,本席建議延會至明日午後三時。

九三. **Mr. QUAISON-SACKY (迦納):**主席先生,我們已經表示要在今天下午提出這個決議草案,

既然這件草案已在理事會案前,我們可以讓各位理事在明天對它作詳細的思考並採取行動。我想理事會應該可以作出決定好讓願意離開這裏的外交部長便宜行事。因此,主席先生,如果您允許我的話,我要正式提出這個決議草案 [S/5480]。

九四. **主席:**本席現在請迦納代表發言。

九五. **Mr. QUAISON-SACKY (迦納):**本人代表摩洛哥、菲律賓及迦納三國代表團並在四位外交部長支持之下提出現已置於理事會案前的決議草案 [S/5480]。

九六. 這件決議草案是經過深思熟慮並與理事會各位理事及其他有關各方密切磋商後的產物。它主要是以理事會內對秘書長報告書所提出的各項要點為基礎。此決議草案前文計有四段,覆案安全理事會最近一項決議案以及確立關於自決權概念各項原則的一九六〇年十二月十五日大會決議案一五四一(十五);前文最後一段並提及感謝秘書長為建立非洲各國代表與葡萄牙政府代表之間接觸而作之主動。

九七. 理事會已經看得很清楚,葡萄牙與非洲各國對自決權原則的解釋有很大的分歧。因此,現在只請理事會做一件事,就是毫不含糊地確立聯合國對自決權意義的解釋。

九八. 在第一段內理事會惋惜非洲各國與葡萄牙之間所建立的接觸並沒有產生理想中的結果,其原因正如我們在此已經說得很清楚的那樣,是由於葡萄牙拒絕接受聯合國對自決權定義所作的解釋從而導致會談的破裂。但是,在這個草案中,我們祇提到雙方未能就聯合國對自決權定義所作解釋達致協議。

九九. 我們促請所有國家遵行一九六三年七月三十一日安全理事會決議案第六段,該段案文如下:

“請各國立即勿對葡萄牙政府提供足以使其繼續壓制所管各領土居民之任何援助,並採取一切措施,禁止將充此用途之武器及軍備,售與及供給葡萄牙政府;”。

一〇〇. 在第三段中,我們請理事會對葡萄牙政府拒不實施七月三十一日決議案表示深切遺憾。事實上,我們大可使用“譴責”這個字眼,可是經過磋商與協議後,我們改用了“深以為憾”一詞。

一〇一. 第四段:

“重申大會決議案一五二四(十五)所載對自決權之如下解釋：

“所有民族均有自決權，且憑此權利自由決定其政治地位，自由從事其經濟社會及文化發展”；”。

第五段：

“察及大會決議案一五四二(十五)，其中除其他事項外，曾宣佈葡管各領土係聯合國憲章第十一章所稱之非自治領土；”。

這一段很重要，因為決議案一五四二(十五)曾列舉了一系列的國家。我們承認自從該決議案通過以來已經發生了許多事情，但是我們認為仍然有葡管非自治領土的存在。我們認為理事會應該念及安哥拉、莫桑比克、卡賓達及葡屬幾內亞皆係我們心目中的非自治領土的事實。

一〇二。在第六段中，我們表達一項信念，即葡萄牙政府如能採取行動以赦免因主張自決並參加領土獨立鬭爭而被捕入獄或放逐的人士，則葡萄牙政府所採的這種行動將被視為其善意之表示。

一〇三。正文第七段“請秘書長繼續努力並遲於一九六四年六月一日向理事會具報。”

一〇四。我們認為我剛才提出的這個決議草案應該和一九六三年七月三十一日安全理事會決議案一併研讀；事實上它們是相輔相成的。

一〇五。我想要強調指出本決議草案的最後一段——即第七段。該段的意思是請秘書長繼續努力以確保安全理事會最近一項決議案的實施。我們讓秘書長斟酌情形便宜行事，採取其認為必要之措施以達致期

望的結果。重要的是必須出現意義重大的突破以鋪平安哥拉、莫桑比克、幾內亞及卡賓達各地人民自行決定其前途的道路。當然，從非洲人的觀點來看，非洲民族主義者的任何決定必定是走向各該領土的獨立。依照目前非洲朝向獨立與團結邁進的趨勢來看，豈能有他途可循？

一〇六。我們深信，倘若我們全體，特別是安全理事會的常任理事國與巴西，能對葡萄牙加施適當的壓力，那末我們便可以開始從事消除葡萄牙殖民主義者在非洲的孽障的工作了。

一〇七。我們想要告訴理事會，我們把一九六四年六月一日這個日子擺在裏面是別有苦心的，因為在一九六四年的年中，非洲國家元首將要開會討論與非洲有關係的許多重要問題。我們本來可以在這個時候要求採取更為嚴厲的措施。但是迦納、摩洛哥與菲律賓三國外交部長在所有非洲國家的支持下，草擬了目前的這個案文，以便表示我們願意採取切合實際且能使葡萄牙各友邦加施我方才所說的那種壓力的措施。

一〇八。一如馬達加斯加外交部長方才所說的那樣，我們的使命並不是什麼“神聖”的使命；它祇是一項“人間”的任務。他也說過，現在應該是和葡萄牙算帳的時候了。

一〇九。主席：今天下午還有哪位代表想要發言嗎？

一一〇。既然沒有人要發言，那末如無人反對，我們就延會。理事會明天下午三時再開會，我希望，那個時候我們可以結束對這個項目的審議。

午後五時十分散會

## 如何購取聯合國出版物

聯合國出版物在全世界各地之書店及經售處均有發售。

請向書店詢問或逕函紐約或日內瓦之聯合國銷售組。

### HOW TO OBTAIN UNITED NATIONS PUBLICATIONS

United Nations publications may be obtained from bookstores and distributors throughout the world. Consult your bookstore or write to: United Nations, Sales Section, New York or Geneva.